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二十九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建文遜國

建文四年夏六月乙丑帝知金川門失守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紅篋至四圍俱固

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大内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内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即為帝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勢必

究詰有等妻子在任心必縈繫宜各從便御史曾鳳韶曰願即以死報陛下帝麾諸臣大慟引去若干人九人從帝至鬼門而一舟艤岸為神樂觀道士王昇見帝叩頭稱萬歲曰臣固知陛下之來也疇昔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門昇導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檢討程亨澤州人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參政蔡運南

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陽人程濟績谿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漼黄巖人所鎮撫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能劉仲俱杞縣人翰林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和州人徐王府賔輔史彬吳江人帝曰今後但以師弟稱不必拘主臣禮也諸臣泣諾廖平曰諸人願隨固也但隨行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無家室累并有膂力足捍衛者

多不過五人餘俱遥為應援可耳帝曰良是於是環坐
於地道士進夜饍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楊應能葉希
賢俱稱比丘程濟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
馮漼時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
郭節時稱雪菴後稱雪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
山主人時稱槎主趙天泰適衣葛即稱衣葛翁時稱天
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
號東湖樵夫亦稱東湖主人帝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

侯史彬曰大家勢㦸耳目衆多況新主意尚未釋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西南北皆吾家也臣等中有家給足備旦夕者即駐錫於兹有何不可帝曰良是於是更主七家廖平王良鄭洽郭節王資史彬梁良王帝曰此可暫不可乆況郊壇所在明旦必行何所之衆擬浦江西鄭亦巨族且忠孝可居也夜分帝足脛痛度不能行徽明景先與彬步至中河橋謀所以載者有一艇為吳人急叩之則彬家所遣以偵彬吉凶者也彬與景先

亟迎帝且至彬家諸人聞之且悲且喜同載八人為程葉楊牛馮宋史餘俱散走期以月終更晤取道溧陽八日始至吳江之黃溪史彬家彬奉帝居所居之西偏曰清遠軒衆出拜帝改題水月觀親筆篆文閱三日諸臣至彬家相聚五日帝命歸省成祖即位編籍在任諸臣遯去者四百六十三人俱命削籍八月命禮部行文州縣追繳革除誥勅至是蘇州府遣吳江縣丞鞏德至史彬家追奪且曰建文皇帝聞在君家彬曰無之微哂而

去次日帝同兩比丘一道人行餘俱星散時八月十六日也帝附舟至京口過六合陸行至襄陽十月至廖平家適有詞其跡遂決意往滇

成祖永樂元年春正月十三日建文帝至雲南永嘉寺初帝期從亡臣以三月復至廖平家至是留永嘉寺頗安適將以明年遊天台而諸臣以帝舊約俱集於襄陽廖平家適馮漼自雲南來傳帝命止之令諸臣無煩往來各散去

二年春正月建文帝離雲南由重慶抵襄陽六月入吳八月八日復至史彬家時天將暝彬家已舉火矣帝突至彬及家人出拜舉酒半酣帝曰我明晨當即去彬云臣掃門而俟久矣即有不肅亦乞見原欲留師數月明晨何遽耶先是帝命從亡者俱師弟稱故彬等呼為師帝泣曰彼方急圖我昨於西安道中見冠蓋來者瞪目視我此臣我目善之彼必有以奏也東南逋臣屈指先汝我去正為汝計對哭久之且曰此近宮闕不便彬曰

亦無害視帝衣履敝甚固留三日命家人製布衣而去

帝為兩浙之遊杭州計遊二十三日天台鴈蕩計遊三

十九日會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亦來石梁間且云諸

臣俱約至此然終不見時天氣寒帝返雲南固却諸臣

而去

三年春二月建文帝至重慶之大竹善慶里有杜景賢

築室與居尋舍之而去嘗聞金陵諸臣慘死事泣然曰

我獲罪於神明矣諸人皆為我也

四年夏四月建文帝至西平侯沐晟家留旬日五月結茆白龍山

五年冬十二月建文帝祭死難諸人自為文哭之時朝廷偵帝甚密户科都給事胡濙訪求張三丰葢為帝也帝知之遂遁跡不出

六年夏六月白龍菴災程濟出山募葺

七年春正月命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諸國時胡濙鄭和數往來雲貴間踪跡建文帝帝東行三月至善慶里

五月復至襄陽廖平家已從蜀帝還滇
八年春三月建文帝復至菴工部尚書嚴震使安南密
訪帝震忽與帝遇於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
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於驛亭中帝復結菴於
白龍山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夏月患痢因有戒心不能
出山覓膳狼狽殊甚適史彬程亨郭節訪至帝相對大
慟隨問曰汝等攜有方物否各為獻史彬獨有僮而所
獻豐且當年職居禁近知帝所好帝遍嘗之曰不食此

已三年矣三人相留許久帝遣之歸別時痛哭失聲帝囑曰今後勿再來道路阻修一難關津盤詰二難況我安居不必慮也彬等叩首領命而去後帝復舍白龍菴他去

九年春有司毀菴夏四月建文帝至浪穹鶴慶山其地頗佳因募建一菴名大喜

十年春三月應能卒四月希賢卒建文帝因納一弟子名應慧

十一年夏五月建文帝南行至甸六月還　冬十二月渡馬嶺遇寇適官軍至僅免

十二年夏四月遣程濟募糧　秋九月建文帝學易數

十三年秋八月建文帝遊衡山冬十月還菴

十四年夏六月建文帝足疾發程濟乞藥於城西三日乃反帝飲獲愈　冬十一月帝命濟録述從亡傳藏之山巖中帝自為叙

十五年春二月史彬復至白龍故道了不見菴山旁詢

一老婦則曰官司毀之矣問僧徒曰不知所之至是彬忽與帝遇於鶴慶之大喜菴深林密樹不下數里先是楊應能葉希賢所建者甫落成而兩人死即於菴東葬之十一月帝避還𡐊東行至衡山

十六年春三月建文帝還至黔

十七年夏六月建文帝始觀佛書

十八年夏六月建文帝命程濟移居菴西偏　冬十月帝入蜀程濟從徧遊諸勝登峩眉有詩云登高不待東

翹首但見雲從故國飛

十九年秋七月建文帝入粤遊海南諸勝十一月帝還菴

二十年夏四月建文帝避囂於菴南四十里名淥泉

二十一年春二月建文帝入楚程濟從登章臺山賦弔古詩楚歌趙舞今何在惟見寒鴉繞樹啼六月帝遊漢陽登晴川樓吟云江波猶湧憾林靄欲翻愁七月帝留大別山

二十二年春二月建文帝東行　冬十月與史彬相遇於旅店言及榆木川稍色喜史彬問道路起居狀答曰近來强飯精爽倍常即同彬下江南至彬家彬具酒餚於所居之重慶堂帝上座程濟東列彬西列彬有從叔祖名弘者嘉興縣史家村人也直入至堂上彬不得已亦與坐問師何來彬未答即起趨出招彬曰此建文皇帝也彬曰非也弘曰吾曾於東宮見之當吾家籍没時非帝吾無死所矣帝實活我恩無以報彬不得已實告

之即頓首堂下涕泣問向來狀帝曰賴諸從亡者給我衣食周旋險阻之間二十年來戰戰兢兢復大慟慟已曰今想可老終矣弘曰帝今欲何之曰遊天台諸勝弘曰吾當具一日之積隨行居數日帝行戒彬曰有叔在爾勿往也弘從之去十一月至寧波渡蓮花洋

仁宗洪熈元年春正月建文帝謁大士於潮音洞五月自閩粤還山止程濟從聞仁宗崩帝曰吾心放下矣今後往來亦少如意也且悲且喜

宣宗宣德元年秋八月建文帝祭從亡諸臣於菴前

二年春正月建文帝移居鶴慶之靜室　秋八月滇冠亂帝入蜀程濟從　冬十月宿永慶寺題詩云杖錫來遊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閒吟塵心消盡無些子不受人間物色侵

三年夏五月建文帝遊神女廟　秋七月遊黄牛磯冬十月遊漢中

四年春正月建文帝至成都再宿而去　五月帝還浪

穹　六月至鶴慶山中

五年夏四月建文帝欲稍廣其菴程濟等出募

六年春二月建文帝往陝西　夏四月至延安　秋七月南行入蜀　九月至夔阻雪

七年春正月建文帝入楚至公安　夏五月至武昌　秋八月下九江　九月遊杭州吳山　冬十一月遊天台

八年春正月建文帝在赤城

九年夏五月建文帝復至吴江史彬家程濟從時彬已死帝悲悼久之慰勞其子倍至復為會稽之遊八月還

十年春三月建文帝往粤西

英宗正統元年秋八月建文帝還至滇卜築舊日之浪穹

二年夏五月建文帝復遊峩眉　冬十一月還至浪穹

三年秋七月建文帝欲往粤西不果會有弟子亡去帝恐跡露遂有粤西之行

四年夏四月程濟勸建文帝還滇不聽

五年春三月十三日建文帝謂程濟曰我決意東行子盍為我著得兇之歸妹濟拊几大呼曰大凶今太歲干支皆金火必尅之行夏之時其危乎帝好文章能為詩歌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嘗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

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閲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黄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遥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衮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至是出亡蓋三十九年矣會有同寓僧者竊帝詩自謂建文帝詣思恩知州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大駭聞之藩司因繫僧并及帝畨章以

聞詔械入京師程濟從八月至金陵九月至京命御史廷鞫之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廉其狀僧實楊應祥鈞州白沙里人奏上僧論死下錦衣獄從者十二人戍邊而帝適有南歸之思白其實御史密以聞閹吳亮老矣逮事帝乃令探之建文帝見亮輒曰汝非吳亮耶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御便殿汝尚食食子鵞棄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據地狗餂之

乃云非是耶亮伏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持其踵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建文帝入西内程濟聞之歎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雲南焚菴散其徒帝既入宫宫中人皆呼爲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谷應泰曰聞之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然而乘機察變忍恥圖存一旅而中興奏五年而天節反則惠王居櫟仍殺子頹襄王居鄭終誅太叔建文之

倉皇出奔或亦有深意焉又況鐵函鎖柙度牒剃刀先皇所遺也龍漦帝后妖讖亡周燕啄皇孫天心割漢厥有定數又非智力所移耳乃遜國之期以壬午六月十三日建文獨從地道餘臣悉出水關痛哭仆地者五十餘人自矢從亡者二十二士而廖平之議以為多人必生得失不若遴為應援於時謹侍左右者三人楊應能葉希賢稱比丘程濟稱道人是也往來道路給辦資糧者六人馮㴶

郭節宗和趙天泰王之臣牛景先各諱名號潛相通問是也其經由之地則自神樂觀啓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遊重慶東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粵中間結菴於白龍題詩於羅永兩入荆楚之鄉三幸史彬之第踪跡去來何歷歷也特以年逼桑榆願還骸骨岑瑛據之以聞吴亮辨其非妄夫不復國而歸國不作君而作師雖以考終亦云悉矣然以予論之假令成皇方死沙場昭帝新居諒闇

此時兵力黷於邊閫内難伏於髙煦國勢危疑人情牽制必不能長駕遠馭經營萬里之外者而滇黔地險沐氏兵强因兹遁跡之時宜申控告之義非流竄而藉共和則東遷而依晉鄭一軍出荆門即襄鄧可摇一軍出漢南即長江可據狐先河水之功馮鄧雲臺之業後軏前推匪異人任也奈何枕席有涕泣之痕行旅多橐饘之奉而興復大計闕焉不講譬猶危葉畏飈驚禽易落正所謂亡國

之大夫不足與言事者也洎乎正統改元帝易四
朝統踰五紀内鮮惠懷之亂外無連管之謀嗣服
相承天定之矣而況主君已老從者凋零方險阻
備嘗之時正精志消亡之日魯展喜之已衰晉銅
鞮而既死崦嵫待盡尚安望其復振乎至若從亡
諸臣國爾忘家捍王於艱四十餘年櫛風沐雨即
無包胥之義復楚王於郢中亦有子家之忠哭昭
公於野井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議者

據成祖之實録謂建文之自焚疑一龍之未出擯衆蛇而不載夫隱巢之事不直序於貞觀燭斧之疑亦依違於興國時史所書非無曲筆矣而况胡濙訪仙思思擢職以及陵在西山不封不樹有目者所共睹又豈得以傳聞異辭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三十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壬午殉難

文皇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啓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爲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絶矣文皇首肯之及師次金川門大内火建文帝遜去即召用孝孺不

肯屈偪之孝孺衰絰號慟闕下為鎮撫伍雲等執以獻成祖待以不死不屈繫之獄使其徒廖鏞廖銘說之叱曰小子從予幾年所矣猶不知義之是非成祖欲草即位詔皆舉孝孺乃召出獄斬衰入見悲慟徹殿陛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過勞苦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

孺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聲愈厲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每收一人輒示孝孺孝孺不一顧乃盡殺之然後出孝孺磔之聚寶門外孝孺慷慨就戮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

收其妻鄭氏妻與諸子皆先經死悉燔削方氏墓初籍十族每逮至輒以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母族林彦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並坐然後詔磔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謫戍絶徼死者不可勝計孝孺季弟方孝友就戮時孝孺目之淚下孝友口占一詩曰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為不愧孝孺之弟孝孺又有二

女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連袂投橋水死

兵部尚書鐵鉉被執至京陛見背立廷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爇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文皇乃令舁大鑊至納油數斛熬之投鉉屍頃刻成煤炭導其屍使朝上轉展向外終不可得文皇大怒令內侍用鐵棒十餘夾持之使北面笑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蹙濺起丈餘諸內

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如故文皇大驚詫命葬之鉉年三十有七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氏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鞍轡局充匠尋皆戮死妻楊氏并二女發教坊司楊氏病死二女終不受辱久之鉉同官以聞文皇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皆適士人

戶部侍郎卓敬被執責以不迎乘輿之罪曰爾前日裁抑諸王今復不臣我耶敬曰先帝若依敬言殿下豈得

至此文皇怒欲殺之而憐其才且繫獄命中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涕泣不可文皇感其至誠猶未忍殺而姚廣孝力言養虎遺患意遂決敬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自若經宿面如生誅三族没其家圖書數卷而已文皇雅聞敬名既死猶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不負其君者惟卓敬耳

禮部尚書陳迪受建文帝命督軍儲於外過家不入聞變即赴京師文皇登極召迪責問迪抗聲指斥并妝其

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於市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謾罵不已命割鳳山等鼻舌食迪迪唾益指斥遂凌遲死宗戚被戍者一百八十餘人迪既死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皇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歌皆悲烈云

刑部尚書暴昭被執抗罵不屈文皇大怒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聲猶不絶至斷頸乃死

左僉都御史景清建文中以左都御史改北平叅議往

察燕邸動靜王嘗宴之清言論明爽大被稱賞尋召還舊任及燕師入清知帝出亡也猶思興復詭自歸附乃詣見文皇文皇喜曰吾故人也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恒伏利劔於衣衽中委蛇侍朝人疑焉八月望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靈臺奏文曲犯帝座急色赤及是見清獨衣緋疑之朝畢出御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劔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噀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櫝之

械繫長安門碎磔其骨肉是夕精英迭見後駕過長安
門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數步為犯駕狀上大驚乃命燒
之已而上晝寢夢清仗劍追繞御座覺曰清猶為厲耶
命赤其族籍其鄉轉相扳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有
青州教諭劉固者建文元年以母老乞歸清為御史移
書招固因依清同居京師金川門陷固弟國勸兄出降
固曰固受朝廷厚恩以老母在未能即死矧降耶後清
遇害連及固遂與弟國母袁氏同日受刑於聚寶門外

固子趨年十五有膂力臨刑仰天一呼繩索俱斷因奪劊子刀連殺十餘人事聞詔磔之

右副都御史練子寧名安以字行被臨安衛指揮劉傑縛至闕語不遜文皇大怒命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四字文皇益怒命磔之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一人又九族親家之親被抄没戍遠方者又數百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練氏姻族未及逮既官中朝恒為鄉人所持以告學

士楊榮榮乗間以聞文皇曰使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
況習禮耶
兵部尚書齊泰聞建文帝遜去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
兵興復被執見文皇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宰皆死叔
時永陽彥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
太常卿黄子澄初執李景隆於朝請誅之不聽江淮連
敗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建文
帝密使子澄召兵不及責問不屈族其家一子走易姓

名田經遇赦家湖廣

吏部尚書張紞遜國後自經死侍郎毛太燕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畧紞死太亦死

禮部侍郎黃觀字瀾伯奉命徵兵上江諸郡奮不顧家且行且募至安慶聞金川失守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報至云家已被收夫人并二女給配象奴夫人翁氏持釵釧佯使出市酒餚急攜二女同家屬十餘人投通濟門淮清橋下

死觀復痛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帝已遜位知事不可為乃朝服東向再拜自投羅刹磯湍激處舟人急鈎之僅得珠絲棕帽以獻命束芻象觀帽之而剉於市籍其家并連姻黨百餘人謫戍

蘇州知府姚善合鎮常嘉松四郡守練兵勤王未及戰文皇即位索黃子澄甚急子澄匿善所約共航海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為麾下許千户

縛獻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曰臣各為其主耳語多不遜遂磔之善友黄鉞者仕為給事中與善相期許國鉞以親喪家居聞善被執鉞遂閉目三四日求死或傳善款伏已得宥鉞復瞪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且少俟之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方孝孺字也乃稍稍食已而善就刑報至鉞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吾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紿

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家人俱竄伏有友楊福日夜泣橋側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成禮葬之

翰林修譔王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建文帝遜位大慟會齊泰來奔叔英曰泰二心矣令執之泰告之故乃相抱慟哭與泰圖後舉已知事不可為沐浴衣冠書絕命辭藏衣間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

案對之不能嚥意在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縊於玄妙觀銀杏樹下夫人金氏亦自經死二女俱赴井死

翰林王艮初聞北平兵起輒憂憤不食及渡淮與妻子訣曰吾不可復生矣安能顧若等哉北師入城胡靖解

縉吴溥為艮鄉人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奮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别去溥子與弼尚幼歎曰胡叔能仗義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竟隔牆聞靖呼曰外閙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艮舍哭聲動已伏鴆死矣初洪武中禮部廷試艮最優太祖以艮貌不揚易靖第一艮次之至是艮死靖改名廣降於燕

浙江按察使王良聞燕師入京慟哭誓以必死會命使名之良執使者下獄詰旦縛出期戮以狥道中忽遇衆譟起而奪使者去良還坐堂上悉收諸司印攜歸廨舍嗟歎久之妻問故良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笑曰吾何難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命妾饋食抱其子歔欷于廁置子池傍自投水死良起而殮之即列薪于戶閉其家人毋得出令妾抱幼子托鄉人之容於杭者遂舉火抱印闔室焚

兵部郎中譚翼與金川陷赴火死妻鄒氏子謹自縊

御史曾鳳韶請從建文帝出亡帝麾使去鳳韶泣曰臣頃即以死報陛下文皇後以原官召不至尋加侍郎亦不至乃刺血書憤詞於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氏子公望曰吾死勿易衣殮遂自殺李氏亦自經死

衡府紀善周是修為人卓犖有大志嘗曰忠臣不為得
失計故言無不直貞女不為生死累故行無不果乃輯
自古今忠節事為觀感録當金川失守宮中自焚是修
留書别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為贊繫衣帶上入應天
府學拜先師畢自經死初是修與楊士奇解縉胡廣金
幼孜黄淮胡儼約同死義惟是修不負其言後楊士奇
為作傳語其子轅曰當時吾亦同死誰為爾父作傳聞
者笑之

監察御史魏冕力請建文帝誅徐增壽及宮中火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冕厲聲曰使吾改臣節明君亦不用也奈何徒自汚遂自殺陳瑛請追罪詔誅其族同邑鄒朴建文初仕周府諫王邪謀錮獄上嘉其忠名至京授御史歸省聞冕死亦不食死時稱永豐雙烈

刑科給事中葉福守金川門兵入死之

大理寺丞鄒瑾與甥魏冕同毆徐增壽於朝請誅之京師陷自殺詔誅其族凡男婦四百四十八人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被執責問不屈磔於市
大理寺丞劉端約刑部郎中王高同棄官去跡露被執
名問練安方孝孺何如人端曰忠臣也文皇曰汝逃忠
乎端曰存身以圖報耳命與高俱劓其鼻文皇笑曰作
如此面目還成人否端詈曰我猶有面目即死可見皇
祖文皇怒立捶殺之戍其家
駙馬都尉梅殷擁重兵淮上文皇既即位迫公主公主
高皇后長女大長公主也公主嚙指血作書招殷中使

至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帝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亡與亡君存與存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文皇文皇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文皇銜之久之殷不能平時見詞色文皇嘗夜遣小中官潛入殷第察之殷愈怒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納亡命私匿番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咒幾得罪明年冬早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笪橋下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文皇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

殺臣文皇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公主牽文皇衣大哭問駙馬安在文皇笑曰為公主蹤跡賊毋自苦公主謹護二子乃官其子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為指揮旗手衛僉事時駙馬都尉耿璿炳文子也尚孝康帝長公主與弟都督瓛俱論死

谷府長史劉璟誠意伯劉基仲子也自少靜朴峻厲博通經書究兵畧嘗同兄璉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温有子矣授谷王長史之國宣府建

文初燕師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以病辭歸文皇登極璟卧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别姻戚舉餞戒之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為魏徵可也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决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獄一夕辮髮自經死

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聞即位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

鄒君默曾廷瑞呂賢集明倫堂為舊君位哭臨如禮郡
人執送京師思賢與六生皆死之
參軍斷事高巍洪武十七年旌孝行巍嘗上書燕王曰
臣竊自負旣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願也京城
破縊死驛舍又有高不危者同時死義弟宣戍南海衛
太常寺少卿盧原質少從方孝孺遊後文皇召見不屈
死之族其家教授劉政聞孝孺死痛哭不食斃
刑部右侍郎胡子昭坐方黨受戮臨刑詩曰兩間正氣

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弟僉事子義聞子昭死辟世
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為僧子義以親遺體辭有子
二人數歲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於
難竟棄去莫知所終

右副都御史茅大方聞燕王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
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
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闗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勲馬伏
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文皇登極大方

逮至責問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文生同日棄市二孫添生歸生死獄中妻張氏發教坊病死命棄其屍

僉都御史司中召見不屈命以鐵帚刷其膚肉至盡而死姻婭同死者八十餘

監察御史鄭公智坐方黨召見不屈死之戍其族

大理寺少卿胡閏字松友日夜與齊黄密謀設法防禦又請誅徐增壽遜國後文皇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閏及高翔皆衰絰至哭聲徹殿陛文皇召閏先入諭令更服

閏曰死即死服不可更文皇以族誅恐之閏不屈命力士以瓜落其齒齒盡罵聲不絶文皇大怒縊殺之以灰鑫水浸脱其皮剝之實以草懸武功坊子傳慶同日論死傳福方六歲戍雲南抄提全家二百十七人女郡奴年四歲其母王氏縛就刑郡奴自懐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灰污面禿垢二十餘年功臣不以人畜之洪熈初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同女輩行丐歸鄱陽貧無所

依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饋遺不絶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肖貞姑

監察御史高翔在建文時戮力戎事激發忠義文皇聞翔名召之翔持喪服入見大哭語不遜乃命殺之没產誅族諸給高氏産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為漏澤院

刑部尚書侯泰督餉至淮安聞京師失守泰行至高郵

被執下錦衣衛泰不屈死之妻曾氏配象奴弟敬祖子
玘皆論死籍其家
左拾遺戴德彝被執責問不屈死之德彝死時有兄俱
從京師嫂項氏家居聞變度禍且赤族令盡室逃并藏
德彝二子於山間毀戴族譜獨身留家及收者至一無
所得械項氏焚炙遍體焦爛竟無一言戴族遂全
戶部侍郎郭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
廣西三女給配

戶部侍郎盧迥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

袁州太守楊任與黄子澄謀求舊君以圖大舉事泄被執至京磔於市子禮益坐死籍産族誅親戚莊毅衍等百餘家皆遠戍

禮部侍郎黄魁不屈死之

御史連楹立金川門下自馬首數文皇詞色不屈命收之引頸受刄白氣沖天尸僵立不仆

太常少卿廖昇聞茹瑺使燕軍還見燕王起兵痛哭與家人

訣自縊死

監察御史王度奉敕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壬午秋坐黨戍賀縣千戶所以語不遜論死誅其族

監察御史董鏞會諸御史中有氣節者於鏞所相誓以死後被執論死女發教坊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

監察御史甘霖被執抗言求死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

御史林英劾李景隆誤國謫知瑞安賜還同王叔英募兵廣德力屈自經妻宋氏繫獄亦自經死
監察御史丁志方燕兵逼京城謂妻韓氏曰師至城必克吾惟一死報國汝其攜幼子潛歸撫之以延丁氏後及兵入被執不屈死之
晉府長史龍鐔被執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云捐生固殞弗事二主別父與兄忍慟肝腑盡忠為臣盡孝為子二端於我歸於一所

宗人府經歷宗徵嘗上疏請削罪宗屬籍數言李景隆失律懷二心被執責問不屈遂磔之誅其族

徽州知府黄希范聞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上防禦策論死籍其家

遼府長史程通上防禦燕兵數千言衛士紀綱者方幸遼王通輒辱之文皇即位綱乗間言通有封事指斥遂械通論死家人戍遼簿録其家得遺書數百卷而已

賓州知州蔡運有善政遜國後論死百姓憐而思之

燕山衛卒儲福建文末攜母妻逃去文皇即位録戍卒入衛福在録中挈母妻行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叛逆之人在舟中日夜泣不輟竟不食而死母韓妻范為營地葬之范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官有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聞其事曰節孝婦也我何忍犯之皆以壽終

中書舍人何申奉使至四川至峽口聞金川不守慟哭

吐血不數日死

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遜國後瑛召還窮治建文諸臣宗論死

盧振當燕兵起時與徐輝祖攻守力為多後逮至京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誅其族牛景先聞金川失守變姓名出走已而治齊黄黨逮景先妻妾發教坊司振景先俱不知何許人

監察御史巨敬被執不屈死之誅其族

户科給事中韓永遜國後杜門不出召入見欲復其官曰吾王蠋耳何以官為不屈死

國子監博士黄彦清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帝論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

僉都御史程本立出為江西副使未及行值北師渡江本立悲憤自縊死詔奪其恩典籍其家止敝衣數襲而已

給事中龔泰北兵渡江奉命巡城泰與妻傅氏訣曰國事至此我自分必死爾第攜幼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宮中火起泰馳赴為兵校所執見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自投城下死

四川都司斷事方法為方孝孺所取士文皇即位諸司皆表賀法不肯署名尋被逮舟過安慶投江死

指揮張安被執道亡隱於樂清以樵為業人莫知其姓氏自山採樵歸聞京師陷卓侍郎被殺呼天號哭曰國

既就篡我不願爲其民遂棄柴投水死
工部侍郎張安國當燕兵逼京師與妻賈氏曰大事去矣無能爲也余職非司馬既不能率師應敵又不能屈膝事人奈何賈氏曰盍隱諸安國曰然乃與其妻乘舟入太湖忽聞人說京師陷皇帝自焚安國大慟與妻曰食人之禄而存身於新主之世恥莫大焉乃鑿其舟以沈
知府葉仲惠以修高帝實録指斥燕師爲逆黨論死籍

其家

刑部主事徐子權聞練子寧死慟哭賦詩有翹首謝京國飛魂返故鄉之句自經死

神策衛經歷周璿建文時言事擢僉都御史遜國後逮至京不屈死妻王氏子鑾兒繫獄

御史謝昇建文時給兵餉有功後不屈死父旺子吹住戍金齒妻韓氏四女發教坊司

松江同知周繼瑜募戰勇入援文皇即位械至京不屈

磔於市
歙州知府陳彥回奉命募義勇至京師赴援被擒不屈
而死妻屠氏為奴
給事中張彥方改樂平知縣勤王詔下彥方糾義起兵
一邑響應或阻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自緩
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燕遊兵執至樂平梟其首暴屍
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生無一蠅集父老竊葬縣治
之清白堂後東平吏目鄭華亦不食死

東湖樵夫不知何許人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荅曰燒宫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湖中死

谷應泰曰聞之川澤納汙瑾瑜匿瑕王者之大度也以故什方讐怨漢帝首封射鉤小嫌齊侯不問況吠堯者主未必桀而詈我者節重於許乎若乃文皇之正位金陵也宜發哀痛之言為謝過之舉

其能從我游者固且厚糈以寵范陽尊宦以禮魏徵矣若或天命雖改執志彌堅亦復放還山林聽其自適逢萌之掛冠東都伯況之杜門廣武狂奴故態何相迫乎而文皇甫入清宮即加羅織始而募懸賞格繼且窮治黨與一士秉貞則袒免並及一人厲操則里落為墟雖溫舒之同時五族張儉之禍及萬家不足比也乃若受戮之最慘者方孝孺之黨坐死者八百七十人鄒瑾之案誅戮者四

百四十人練子寧之獄棄市者一百五十人陳迪之黨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繫姻婭從死者八十餘人胡閏之獄全家抄提者二百十七人董鏞之逮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以及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魏冕王度盧元質之徒多者三族少者一族也又若赴義之最烈者鐵鉉之屍還反背景清之死猶犯駕就義之最潔者教授之明倫慟哭樵夫之自投東湖若此之儔則又未易更僕數

也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強漢之律不過五宗故步闡之門皆盡機雲之種無遺世謂天道好還而人命至重遂可滅絶至此乎又况孔融覆巢之女郭淮從坐之妻古者但有刑誅從無玷染而或分隸教坊給配象奴薄氏承恩於織室才人下降於廝養此忠臣義士尤所為植髪衝冠椎胸而雪涕者也抑予聞之蕩陰之戰血惟嵇紹靖康之禍死僅侍郎而建文諸臣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盡

田横之容蹈死如歸奮臂不顧者盖亦有所致此也方高皇英武在上其養育者率多直節不事委蛇而文皇刑威刦人其搜捕者易於抵觸難於感化雖人心之不附亦相激而使然也至於宋朝忠厚不殺大僚孫皓凶殘恒加燒鋸臣以禮使士不可辱嗚呼成祖之作法涼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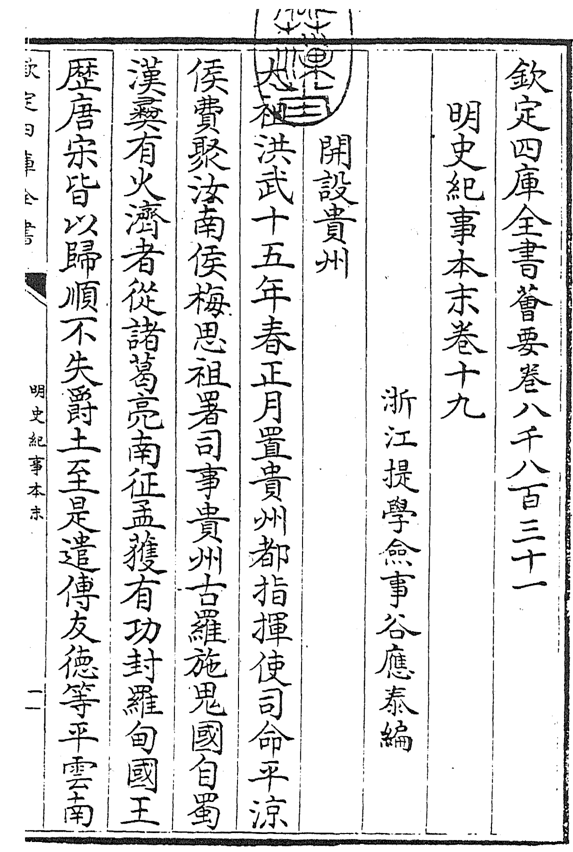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趙　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三十一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開設貴州

太祖洪武十五年春正月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司事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爨有火濟者從諸葛亮南征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歷唐宋皆以歸順不失爵土至是遣傅友德等平雲南

上遣使諭友德曰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靄翠輩不盡服雖有雲南不能守也靄翠故元宣慰使已而見雲南俱平乃與同知宋欽皆降上仍授靄翠宣慰使欽宣慰同知各領所部居水西為貴州宣慰使隸四川其思州宣慰使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田茂安曁鎮遠等府隸湖廣普安鎮寧等州隸雲南已而靄翠請兵討部落隴居上曰中國之兵豈荒服報怨之具耶不許

十八年夏四月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

侯周德興從楚王楨討平之時蠻寇出没不常王師至輒竄匿退則復出剽掠和等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於諸洞分屯立栅與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乆之以計擒其渠魁餘黨悉潰師還留兵鎮之

三十年三月古州洞蠻林寛自號小師聚衆作亂攻龍里千户吳得率麾下馳擊之中毒弩死命左都督楊文為征蠻將軍都督同知韓觀副之統京衛江湖兵往征

己林寛為指揮朱俊所縛送京師　冬十月兵至沅州

伐山開道二百里抵天柱遂涉苗境營小坪而以偏師別由渠陽零溪西南山徑銜枚夜發掎角以進分道夾攻直抵洪州泊里福禄永從諸洞大破之都督顧成亦勦平臻部六洞螃蟹天柱天堂大坪小坪諸寇班師還京

成祖永樂元年春正月設普安安撫司以土目慈長為安撫賜銀印置流官隸四川布政司　三月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奏金筑安撫司諸處土軍宜一槩訓練上

以蠻人憚拘束止之已而以貴州安寧特賜成銀幣上
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遠方罷敝中國朕無
取焉顧成老成能持重安邊非喜功好事之流以是特
嘉奬之
十一年二月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及思州新化
黎平石阡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八府以工部侍郎蔣廷
瓚為左布政使初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州諸宣慰使
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仍設

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及靄翠死妻奢香代立宋欽死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燁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為兵端諸羅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為走愬京師上召問令入宮見高皇后復令折簡招奢香至詢故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為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諸羅令不敢為亂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

願刋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高皇后曰吾知
馬曅忠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曅數
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大感服為除赤水烏撒道
立龍場九驛達蜀後安氏即靄翠後也至永樂初思州
宣慰使田仁智子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鼎各嗣
立以爭沙坑故日尋兵上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從
廷瓚入見上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
鼎罪狀上曰思南舊歸明王珍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

今言耶且罪惡在彼汝何與焉亟歸守爾土靖爾封疆愼弗構釁啟兵端再犯吾磔汝矣琛歸與宗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至是上密遣鎮遠侯顧成率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鼎去二人既就執城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日使出揭榜諭諸羅曰朝廷以二凶日構殺荼苦百姓故特遣使執問狀首惡既擒餘一無所問敢譁者族諸羅帖然琛宗鼎至京師俱斬之乃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踵

爲亂其易爲府治改思州宣慰司爲思州府思南宣慰司爲思南府易置諸官僚遂設貴州布政司立三司等官治貴州宣慰司本司及思州思南鎮遠石阡銅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金筑安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勻畢節安莊清平平壩安南赤水永寧興隆烏撒威清十五衛普市千戶所皆屬焉改蔣廷瓚爲左布政使以廷瓚曾勘思州事諳夷情也

十四年設貴州提刑按察司戶部刑部各增貴州一司

其鄉貢附於雲南

谷應泰曰秦皇開邊桂林象郡旋没尉氏武帝窮兵越嶲牂牁僅附臣屬或聚干戈或通壁幣用力若此獲效若彼盖拓疆域通文教易稱革面書載頑民帝王若斯之難也貴州西接滇蜀東連荆粤地齒神州久淪荒服特以其地皆毒霧瘴山蠻峒夥寨無宛馬邛竹動中國愛慕而其君長世樂奉藩保不失禮貽憂邊吏黔遂無日通上國矣洪武

初湯信國使之民蠻雜耕兵爇互習豈非天啓荒
徼漸染華風朝鮮將開乃來箕子勾吴當治始有
姬雍者與乃宋欽妻之乘間奔朝安奢香之聞呼
赴闕兩女子觀變决機勇於丈夫甚至入見高皇
后使高帝竟斬馬都督蒲伏掖門瞻仰天日指陳
險阸立誓河山開赤水之道通龍場之驛智溢唐
蒙功高博望彼地有此異人山川豈能再阻蠻方
耶永樂中二田復自相攻殺金雞命使特遣解紛

翠華臨軒親承戒諭猶復怙終不遷攻殺如故夫
亦夜郎恃遠于闐負險抑或天誘其衷折入中國
閩人侵逼南粤歸漢延陁攻殺敕勒入唐廢興有
數草置有時乎而顧戍以校士數人入執二田繫
頸檻車寂無知者比之介子樓蘭斷頭酒後班超
鄯善捕使中宵天子神靈兵威不測斯爲至矣此
豈一時掩襲虎穴得子實乃二祖英武先聲奪人
也二田授首處分郡縣爲布政司者一爲府者六

為州者四為安撫司者一為衛者十五而黔中一省儼然進明堂分符瑞受冠帶祠春秋厠肩内地附麗皇輿矣國家無斗粟介士之勞邊臣無亡矢遺鏃之失自古開疆廓宇又未有若斯之易者也然則天馬蒲桃志寶物者不知畧地樓船橫海志畧地者不知化俗詩曰日闢國百里伊惟二祖有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三十二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設立三衛

成祖永樂元年三月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故地畀三衛大寧故烏蘭和地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為山戎秦時為遼西北境漢為奚所據後魏韓庫莫奚服屬契丹唐為奚契丹元為大寧

路洪武中元兵遁沙漠屢侵之乞降高皇帝割錦義建利諸州隷遼東而於古會州大寧地北設北平行都司領興營等二十餘衛所十四年封皇子權於大寧為寧王時宋國公馮勝征納嗗楚據大寧塞列戍控制遂築大寧寛河會州富峪四城卒破降納嗗楚二十二年封烏蘭和為三衛處降人而以阿北實哩等為三衛指揮使同知自大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圖延自錦義歷廣寧渡遼河至白雲山為泰寧自黄泥窪逾瀋陽鐵嶺至

開原曰福餘惟圖延最强其貢路入自喜峯口而市則在遼東防其變也後竟叛去附於元燕王起兵從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奄至寧王猝出不意降燕王乃移王與其軍内地盡拔降騎還北平從戰有功遂以三衛地畀烏蘭和使仍為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户有差約以為外藩居則偵探警則捍衛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此棄大寧設三衛之始也三衛自遼瀋抵宣府幾三千里大寧既棄天壽山與異域為鄰而宣府遼

東斷左右臂乃調營州左屯衛於順義右屯衛於薊州中屯衛於平谷前屯衛於香河後屯衛於三河衛設左右中前後五所仍隷大寧都司復設東勝中前後三所千户於懷仁等處守備然諸部落已列我門庭矣亡何三衛復叛附阿嚕岱終明之世泰寧福餘常與東合而圖延常與西合為中國膏肓之患則皆三衛為之鄉導也

二十年秋七月上親征烏嚕岱旋師討烏蘭和大破之

永樂初福餘衛請鬻馬令於廣寧開原互市尋三衛爲
根雅實哩所脅掠我邊卒上遣使諭之納馬贖罪然時
附烏嚕岱出沒塞下至是上北征旋師召諭諸將曰烏
嚕岱敢爲悖逆以烏蘭和爲之羽翼也當分兵翦之遂
簡步騎數萬分五道往而身率鄭亨薛祿等將大軍邀
其西師次屈裂兒河烏蘭和驅衆數萬西奔陷澤中上
麾騎兵前擊之斬級數百遂自相蹂藉死無算上乘高
瞭望見其衆復聚遂張左右翼嚴陳夾攻命吏士持神

機弩伏深林戒冦至乃發頃冦騎突而左左師馳之走林中中伏驚潰死傷畧盡追奔三十餘里蕩其巢而還自是三衛稍創

宣宗宣德三年九月烏蘭和犯大寧上親征出喜峯口至寛河大破之宣德初圖延衛指揮哈剌哈孫等朝貢不至武進伯朱榮鎮遼東請掩擊之上不許至是上親歷諸關塞駐蹕石門驛守將奏烏蘭和萬衆盜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寛河諸將請益徵兵上曰孽冦無能

為也但謂吾邊無備故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軍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不在多三千足辦擒賊遂決策親征簡士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夜銜枚出喜峯口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其營二十里冦望見以為乘障卒遂悉衆前上麾鐵騎分兩翼進夾攻之上親射其前鋒殪三人飛矢雨集神機銃疊發冦不能當大潰走

上以數百騎直前冦望見黄龍旗知上親在也大驚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斬其渠駐蹕寛河分命諸將窮搜窟穴忠勇王金忠故韃靼名王子也及其甥都督巴岱請自効上許之或密言忠往不反矣上不聽忠與巴岱果大克獲歸上飲以金爵遂輟賜顧謂侍臣王者宜推誠待人漢用金日磾庸不足法耶遂班師

五年徙開平衛於獨石洪武初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八東曰凉亭泥河賽峯黄崖四驛接大

寧古北口西曰桓州威鹵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永樂間大寧既棄而開平勢孤難守至是遂城獨石徙開平衞於此棄地盖三百里自是盡失龍岡灤河之險邊陲斗絶益騷然矣

九年夏四月烏喇托歡攻烏嚕岱殺之因通烏蘭和先是詔躅三衞罪予自新以泰寧衞印没於冦更給烏蘭和遂駐牧遼東塞

英宗正統二年十二月福餘等衞阿嚕岱等以五百騎

掠葭州獨石守將楊洪遮擊西凉亭生擒百户伊蘇瑪爾等奪所掠命集烏蘭和貢使僇之市進洪都指揮同知初正統元年福餘衛失印更給如泰寧例而托歡遣使通烏蘭和潛伺屢諭不悛至是復諭都指揮安出等縛首惡以獻

四年夏六月福餘衛都指揮達圖等數言貢薄互市失利非永樂時比上因使者還勅曰文皇帝以爾通烏嚕岱歲徵馬三千匹贖罪爾俛首聽命朕實爾寛而妄意

無厭是速敗也其亟圖改已而以通烏喇罷其部落貢獻　九月烏蘭和犯邊右叅將楊洪追擊於白塔兒三岔口值烏蘭和五百騎擊敗之射死十二人擒三人

六年冬十月左叅將黄直巡邊至閔安山值烏蘭和三百餘騎擊敗之福餘衛托呼齊完哈等假射獵屢犯邊至是被擒磔於市尋復以遊騎犯密雲扒頭崖塞射傷戍卒又掠牛心山

七年冬十月烏蘭和千騎自氊帽山犯廣寧前屯等衛

守將曹義擒其將富岱會三衛來朝僇示之
九年秋七月烏蘭和入寇命成國公朱勇等率諸軍二
十萬分道出塞擊之朱勇同太監錢僧保由中路出喜
峯口興安伯徐亨同太監曹吉祥由南路出劉家口左
都督馬諒同太監劉永誠由北路出界嶺口都督陳懷
同太監但住由西北路出古北口踰灤河渡柳河經大
小興州過神樹破福餘於全寧復破泰寧圖延於虎頭
山出所掠萬計而都督楊洪出黑山俘斬安出部各論

功加秩三衛從是寖衰然怨中國益剌骨因糾額森入

寇為之鄉導矣

十二年春正月都御史王翺同總兵曹義廵邊抵廣寧

烏蘭和伏騎林中義擊敗之時烏喇額森亦東侵三衛

乃遣使勅諭之毋為烏喇誘

十四年三月福餘泰寧共潛結額森入寇朶顏獨扼險

不從額森至不能入大掠二衛人畜去其秋旋與額森

合土木北狩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京東并設㕘將總

兵罷圖延三衛互市

景帝景泰六年圖延諸衛來朝乞耕地及犁鏵種糧詔予糧三十石未幾冦獨石先是既罷三衛互市景泰二年復議予貢然三衛常竄名烏喇使中窺我遇北使厚不無心望且結婚漠北挾為重稍侵軼盡没遼河東西三岔河北故地薊遼多事自此始四年兵部尚書于謙言三衛使疊至頗為烏喇間宜令邊臣嚴備因條上防禦事詔自是使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已而

泰寧衛都督僉事罕于特穆爾乞大寧廢城及甲盾譏
持不可帝重絕三衛懽遣譯者語大寧城逼近塞不便
馳獵又炎暑多生疫其甲盾須冦至乃給謀遂沮至是
冦邊叅將葉盛督兵破走之
憲宗成化元年春二月富喇爲三衛請賞不許自景泰
末三衛多與富喇通貢使浮額隨富喇使者走雲中朝
廷羈縻不問至是富喇爲請賞勑諭四方貢使賞有成
額三衛曩朝貢從東路喜峯口今圖延都督圖爾根等

擅易貢道希混賞朝廷照例分别又何誅焉尋復闗入邊遣都督李鐸往諭至泰寧還兵部以奉使無狀請逮治詔貸之　十二月泰寧衛都督劉王烏喇特穆爾等請市牛及農具塞下并乞賜蟒上諭蟒衣勿與他聽與民交易圖延衛烏研特穆爾因請職事兵部覆未有成勞例無陞授不許

二年十二月烏喇遣使貢馬挾三衛從喜峯口入詔待以三衛禮勑其渠阿實特穆爾無糾圖延妄更貢道

十四年秋七月三衛部落各請從便道入貢并求開市時太監汪直方與兵部侍郎馬文升爭遼東撫勦異同故三衛乘間挾我也詔邊吏以朝廷恩義諭之

孝宗弘治二年兵部尚書馬文升請修邊備先是自天順後富喇潛通三衛屢入塞中國羈縻不絕誘致之亦不敢大為寇至是文升奏往歲三衛盜漠北馬經大同宣府報敵老營今兩鎮經年不報疑彼此相通乞於團營選馬步三千赴永平三千赴密雲防禦及會兩鎮巡

操從之

十一年冬圖延入冦先是邊軍燒荒出塞遇冦騎掩殺之邊釁遂起馬文升檄守臣分據要害相機勦殺仍請璽書切責三衛頭目從之

十七年秋七月圖延道小王子入冦大同上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議出兵李東陽言圖延通潮河川古北口距京師一日而近宜固根本無遠出師自疲上深然之時圖延部落益蕃屢侵盜而諸部獨呼克康以旺扎勒

特穆爾裔種最貴呼克康次子巴爾遜驍勇敢深入結婚小王子為中國患滋甚

武宗正德四年冬泰寧衛滿蠻率部落二萬餘欲附居塞下避北敵令居故鎮安堡戒無旁嚙其後花當部屢挾增貢詔暫增一年不為額花當部堅請不從乃益勾小王子與合謀

十年夏四月圖延巴爾遜自鮎魚關毀垣入馬蘭谷殺參將陳乾命都督桂勇討之巡撫順天都御史王倬謀

曰敵知吾兵屯西必東入乃命指揮葉鳳伏山下敵果入伏發敗之巴爾遜遣杜禿等來請貢且獻馬贖殺陳乾罪兵部尚書王瓊持議必以巴爾遜償乾乃罷兵予貢巴爾遜輒謾言呼杜禿等去竟予巴爾遜貢班師亡何復入冦參將魏祥全軍歿終正德世不能討

世宗嘉靖十一年十二月圖延三衛冦邊先是圖延都督花當長子革列博羅早死其次巴爾遜謀奪嫡不得巴爾遜尋亦死革列博羅子革蘭台貢馬請嗣兵部令

轉譯部落方許貢革蘭台乃冦漁陽諸小闗堡率殘破至是廵撫都御史王大用欲厚創圖延城其霧靈山不果會阿堆哈哩齊頻入建昌喜峯口恣殺掠革蘭台又請陞秩御史連疏詆大用請以毛伯温代大用既去諸衛益盜邊邊人皆廢耕牧而朶顔諸部日益横

二十年秋七月革蘭台求增貢衛三百人不許請二百人亦不許時剽掠塞下聲言結小王子入冦會俺答自雲中深入太原邊吏恐謬曰山海闗諸邊無儆亦圖延

諸衛功也詔補前貢失期者衛二百人

二十三年圖延侵薊州塞先是薊鎮總兵郤永出塞襲圖延别部李家莊斬四十餘級李家莊零騎居近獨石不通大部慣盜馬狡而善射敵追輒走險亦頗為我捍邊是役藉怨轉與敵合而遼東塞亦以圖延故頻邊警

二十六年冬十月圖延盃結海西諸部出没遼東西塞無何革蘭台死子影克襲故事三衛以貢時身受職至革蘭台父子始遣人代請而影克剽悍踰於父盃誘阿

特爾大入塞

二十九年九月始置薊遼總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隷焉改孫禬為兵部侍郎總督薊遼未幾以何棟代之初阿特爾逼都城數言遼陽軍遼陽軍者阿特爾所呼圖延也至是始設薊遼總督以兵戍之然圖延部時時犯塞咸寧侯仇鸞詗知影克實首禍欲發兵掩之何棟曰圖延犬羊也縱有反覆為患尚小若剪除圖延漠北窺隙必且憑為巢穴是毀藩籬延冦以自近也上從棟言已

而棟設計擒叛人哈珠爾陳通事傳首九邊

三十六年三月土蠻達拉沁始收三衛導入薊州長林口踰建昌營灤河掠永平諸邑

三十八年二月薊州塞警自練兵議起鎮兵減什之二而春防視秋防又殺什之五以故最單弱已圖爾辛愛擁數萬騎以閫延影克為鄉導入寇總督侍郎王忬所遣偵諜皆被殺遂薄塞下忬疏請援兵大學士嚴嵩謂忬挾寇為重欲坐縻金錢不報敵騎度灤水由潘家口

入大掠薊忬遣總兵馬芳等以輕兵八千夜馳出其後牽之遂不敢深入三日引去忬兵尾而擊之頗有斬獲

詔逮忬及總兵歐陽安俱論死

六月改宣大總督楊博於薊遼博聞命馳至鎮區畫戰守以圖延諸衛每外通不為我用乃約諸帥同時舉烽燧揚旄纛自居庸至山海關彌漫千餘里旌旗蔽空礮石震山谷如是者三幕北大駭以為邊兵頓增益終歲不敢近塞

三十九年三月影克復糾巴圖爾辛愛等犯一片石參
將佟登禦卻之
四十年冬十月影克糾東西數萬騎潰牆子嶺而入大
掠通州總督侍郎楊選逮論死
穆宗隆慶元年九月圖延董狐狸糾土蠻數萬騎入界
嶺口援師四集引還失道墜崖死者甚衆董狐狸亦革
蘭台子也時影克出義院口邊軍以火鎗擊之斃而子
長昂與狐狸頡頏

二年夏四月以侍郎譚綸為總督拜戚繼光大將軍專理練兵綸上言今之策邊防者皆曰乘障夫薊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散布於二千里之間畫地而守彼以十萬衆攻我一軍欲不破不可得也故臣以為禦敵莫如遊兵燕趙之士自邊警以來銳氣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必無成功此萬二千人者臣與戚繼光召可立至用之可立效散之歸農可使無後憂而時方虞其有他是尚疑臣與繼光不可信安能

勝敵夫我兵素未一當敵戰而勝彼不心服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繼光亦上言邊鎮之卒壯者役於私門老弱僅以充伍有火器而不能用棄土著而不能練弓矢之力不強於賊而與賊共之且不知兵法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教練之法實用則不美觀美觀則不實用今皆虛名耳其實無有也臣又聞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衛內地之形也險易相半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翳翳邊外之形也敵入平原利於車在近邊利於騎在邊

外利於步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閑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迹浙江思用浙人願陛下更予臣浙江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更於西北召募得馬軍五枝步兵十枝聽臣統練方今朝議紛呶易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以督臣使臣無掣肘虞疏上俱報可綸繼光浚隍增陴邊備甚設而時阿特爾亦奉欵迄隆慶三衛修職謹邊鄙稍息長昂襲職為都督

神宗萬歷元年董狐狸索賞喜峯口啓釁總兵戚繼光猝勒兵青山圍之狐狸以身免尋縛首惡獻子欵始改喜峯口守備為參將彈壓之

三年二月總兵戚繼光追逐長昂墜馬幾獲之跳而免馳去生縛其叔長托蠹董家口昂納馬鑽刀盟乃釋之己長托復叛合董狐狸縱掠

六年三月泰寧衛蘇巴哈犯遼東總兵李成梁直擣劈山大創之　長昂勒賞阻諸部入貢遣弟蟒金率精騎

窺喜峯西掠前屯薄山海一片石

十一年五月泰寧衛巴延巴圖糾衆呼岱等大舉攻鎮寧堡巴延故蘇巴哈子也先是蘇巴哈入鎮彞堡李成梁遣裨將李平胡逆之射蘇巴哈中脇墜馬蒼頭李有名斬之至是報仇入犯成梁出兵黑山佯爲北伐而夜遣李得全馳入鎮寧爲内應旦日親自搏戰李寧以刀擊呼岱傷額復貫矢中膊大哭失聲遁既而巴延復偕長昂董狐狸三萬騎犯廣寧殺掠吏士一百二十有奇

李平胡跳擊之會大風揚沙晝晦頃之雷雨大作水深數尺走出塞時三衛屬部八十餘種而昂與董狐狸兵最强然部落不踰萬

十二年春董狐狸犯前屯錦義備禦桀祖承訓擊敗之總兵李成梁追奔大康大定堡多斬獲　八月長昂入下莊總兵楊四畏副總兵徐從義擊卻之追至老鴉嶺而還已復糾哈巴沁等數萬騎以打牲為名圖盜邊會上視山陵昂往來紅螺山射獵詗部落東西馳甚恣也然

亦以犯邊罷賞頗窘

十三年夏四月巴延巴圖復入塞遊擊周思孝逐之走遼河河深不能猝渡李成梁追襲之從丁字泊堡出布陣為一二字一字衝鋒二字繼進巴延望見兵至跳騎挑戰成梁馳之巡撫李松趨二字陣鼓行而前大敗之斬首八百級得名王扯征富喇等十三人　六月董狐狸率其屬三百餘叩關脫帽請甚哀言犯遼皆東西部落同姓名者非其罪願得奉撫賞長昂以李成梁聲搗

穴一夜數徙帳亦哀請款及已得撫則愈驕

十四年春正月呼𧵳巴延等復糾土蠻犯前屯李成梁選輕騎出塞繞其後而自率兵當之夾擊大敗走 九月巴延巴圖復入塞攻鎮夷堡邊軍禦之三晝夜不解甲復大敗去伯言痛哭曰阿父怨終不可報矣

十八年春正月長昂部落入貢奪賞會同館大譁欲殺禮部尚書于慎行主事張我續諭解之 長昂遣弟獐兔撥計來詣盟石門遊擊陳愚聞紿執通事張五烈等

僇之長昂同弟蒙勒音犯董家口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巴延復入塞總兵董一元伏精騎鎮武堡俟其深入士卒從中起循牆而進搏戰大敗之巴延中流矢死　哨騎生得伏謀倫達爾罕等七人倫達爾罕長昂心膂也昂願革二年舊賞請贖上幸許昂自是稍戢

二十四年冬十月福餘衛巴雅爾挾賞羅文峪拒卻之尋以千騎突青山口連犯扒頭崖三道嶺並失利去

二十九年冬十月巳雅爾妻旺濟阿布該叩關求款命給半賞　十二月長昂求款命復圖延諸衛馬市木市於寧前已而獐兔撥計修石門郗掠車廠庄總兵尤繼先出塞至紅草溝擊斬八十有奇昂與蒙勒音代叩關三十四年冬十一月撥計挾賞葦子谷長昂蒙勒音復勾西部班不來世等萬騎犯山海關總兵姜顯謨擊之時督稅太監高淮在遼東聞警倉卒調兵自衛及長昂退稱斬獲功未幾長昂圍獵墜馬死子拉輝岱踵昂轍同

蒙勒音糾阿鎮等挾賞擦崖子關

三十六年冬十一月拉輝岱入建昌河流口大掠而去復糾察海爾岱吉等入寇連山驛總兵杜松出中左所長嶺山夜至哈流兎襲拱兎營大斬獲煞諸部益閧因入大勝堡總督侍郎王象乾諭諸部各聽撫專勦拉蒙拉蒙勢孤乃屬西部雅博爾岱吉請欵

四十年十一月蒙拉音拉輝岱乗邊軍燒荒入圖山堡縱掠曹莊寧遠參將李應選失亡官軍九十人

四十一年春三月圖延衛頭目托拉福餘衛頭目呼噜齊各授指揮僉事賜勑　四月綽琿扎薩納圖等以三萬騎屯玉文谷陷七臺殺千總佟修鳳等邊軍失亡五百人　圖延曼岱奇怯薛連犯掛甲嶺麻郎谷

四十三年夏六月遼東邊將率兵出獵曹莊蒙勒晉棄機入犯殺掠五十餘人喪卒二百二十餘人　十二月杜松擊火落赤於栁門敗之

四十六年夏四月曼岱及男琿布岱吉等睥睨石塘閻

而馬蘭亦報蒙勒晉聲犯桃林界嶺薊鎮戒嚴未幾石塘遊擊朱萬良調援遼曼岱母子益恣以萬騎攻白馬關及高家堡頃之尋盟盖自隆慶來長昂稱梟桀雄塞上垂四十年而土蠻部落如虎墩綽理孔薩納圖輩東西颺動邊吏疲於奔命至曼岱以一婦躑躅曹石間竟不可制然亦自此漸微弱不能自立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